

【艺术学研究】

略论京剧的困境与发展对策

轩小杨

(沈阳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,辽宁 沈阳 110034)

[摘要]“国粹”京剧,在历经几度辉煌之后,于当下却处在困境之中。振兴京剧,不能单靠政府的行政指令,也不能盲目地与西方歌剧艺术嫁接,关键还是要与时俱进、自我更新。而京剧的改革要“进”、“退”并举,既要不断创新,扎根生活,也要珍存精品,奉之庙堂。

[关键词]京剧;困境;歌剧;振兴;对策

[中图分类号]J210

[文献标识码]A

[文章编号]1674-5450(2011)05-0174-03

2011年辽视春晚中,于魁智、李胜素、杨赤联袂演唱的京剧歌曲《今夜无人入眠》颇有创新。歌名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西方经典歌剧《图兰朵》的《今夜无人入睡》;事实上当音乐响起,那的确是中国观众所熟悉的主题,然而,京胡演奏出的这段旋律,非但与节日喜庆的气氛不相融和,反而牵引出丝丝缕缕的悲凉、凄婉心绪,让人茫然而不知情归何处;紧接着散板的第一句,更是让人难以进入“这夜晚朝也思暮也盼,左歌谣右狂欢”的情境,体会不到那本该与这狂欢相伴的狂喜。那一刻,感慨油然而生,国粹应景竟然难到如此地步。

一、京剧艺术的兴衰

据史料记载,京剧的诞生以1790年乾隆皇帝诏令四大徽班进京为契机,是徽汉两调长期同台共艺,以皮黄腔为主而又吸收熔铸诸调众艺于一体的产物。京剧走向全盛,又经历了从19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到20世纪上半叶的近百年时间。其间,以四大名旦、四大老生等名家辈出,可谓争芳斗艳、各领风骚。这些名家名角,都是在师承前辈声腔的基础上,依据自身的嗓音条件,多方拜师、广纳意见,甚至是“票友”、知音、乐师的建议与指点,从而创立独具风格而又深受欢迎的艺术流派,将京剧艺术推向第一个高峰并传播广远。

京剧艺术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是20世纪六十、七十年代。八部“样板戏”以其全新的面貌与精湛的技艺当之无愧地成为京剧艺术的时代“样板”。首先,它一改京剧剧目中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之类的传统故事,代之以充满时代情结,体现社会文化追求的新篇章,像战斗英雄杨子荣、机智泼辣的阿庆嫂、大义凛然的李玉和等

等,而一个个环环相扣、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更是紧紧地抓住观众的心;其次,它将西洋管弦乐队与以京胡、京二胡、月琴三大件为主的文场以及鼓板、大锣、铙钹、小锣等武场伴奏乐器有机融合,打造出全新的伴奏形式,尤其是那些全新制作的唱腔,经由演员们技艺精湛的演唱,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印在观众的心上;再有,剧中加入一些编排精致、美伦美奂的舞蹈,不仅有力地烘托剧情,也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美感,令人喜不自胜。还有,传统京剧“一桌两椅”的舞台布景,被生动逼真的舞美设计所取代;一人演唱、其它舞台人物近似“活道具”的表演方式,也被偶尔的齐唱、对唱所打破,凡此总总,对传统的突破以及多种艺术形式的有机融合,打造出一个时代的艺术标杆,一个凸显“革命”与“现代”主题的全新京剧。“样板戏”对京剧的贡献,不仅体现在京剧艺术本身,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广大的受众群体,很多经典唱段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,人人喜欢,以致传唱至今。当然,这与那个时代的文艺政策、文化环境等不无关系。是当时贫乏的文化生活,造成了“样板戏”的一花独放,从客观上促成了这样的社会效应;但“样板戏”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,则是主要的原因。

七十年代末,由于众所周知的因素,“样板戏”从艺术宠儿的地位上跌落下来,传统老戏一度大有重新兴盛的势头。但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汹涌而至的西方音乐、港台音乐、流行音乐等很快就将刚要抬头的传统京剧淹没。而今,21世纪已经走过了十年,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变革后,普通大众亦或

[收稿日期] 2011-06-20

[作者简介] 轩小杨(1968-),女,辽宁彰武人,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,博士。

知识精英纷纷开始回望,试图找寻在不经意间被改革的大潮卷走了的宝贝。京剧,在被冷落了许久之后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,“拯救国粹”、“振兴京剧”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然而,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,被称为“国粹”的传统京剧老了,老故事、老曲目、老唱腔,老的表演套路。尤其令人担心的是,在被荒置了若干年之后,堪称“票友”者越来越少,与流行歌曲壮观的“粉丝”队伍难以匹敌。不难理解,在时过境迁之后,“国粹”所深蕴的农耕经济时代下的文化品格与审美趣味与时下的艺术追求、审美取向必然会有很大的时空间隔与心理差距。像前面说到的京剧《今夜无人入眠》中由京胡演奏的引子,尤其是后半乐句,京剧味道十足,在那些把看戏叫“听戏”,听赏京剧主要靠“品”的老戏迷听来,会有如品芳茗般的陶醉;而在我这个出生于60年代末的人心中,却牵引出些许悲凉凄婉的情丝。试想,那些为升职、晋级,为养房、养车整日奔波忙碌的白领、蓝领们,哪有闲暇去欣赏慢悠悠的四方台步、咿咿哑哑的慢板唱腔呢?网络时代的俊男靓女们,又怎会把京剧大家闺秀的一颦一笑及其兰花指、甩手帕看作是美的呢?

尤其让人尴尬的是,“京剧进课堂”的行政指令,让京剧成了不速之客;京剧上春晚,要么用童声演唱夺人视听,要么用华丽的排场动人心魄,但这一切仍然难免让京剧像一位远道而来的远房亲戚,穿戴一新地向观众问声好、道声平安,守岁过后就悄然离去。回顾历史,我们不难发现,京剧的每次辉煌,无不是在时代精神的推动下,经由自身的改革与创新使然。不错,国家的政策扶持以及媒体的大力宣传,会对京剧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,但从根本上看,振兴京剧还要靠京剧艺术自身的努力。京剧的兴衰史已给今人提供了启示。

二、京剧与歌剧“嫁接”的是非

西方歌剧的经典唱段于上世纪末在中国的文艺舞台上开始窜红。专业演员、美声唱法、宏大的交响乐伴奏让歌剧以时尚、高雅的姿态出现在高档次、高级别的晚会上,似图引领大众审美潮流。《今夜无人入睡》、《祝酒歌》等一些歌剧唱段的名称与主题音乐渐渐被中国听众所熟悉。至于歌中唱的是什么,那些听不懂原文的非专业听众少有人去细究。问题就出在这里。

辽视春晚的那段京剧《今夜无人入眠》采用的名称,有借用经典歌剧唱段《今夜无人入睡》的用意。首先应该肯定的是,从其音乐创作说,曲作者足可谓匠心独具,其功力不可等闲视之。普契尼在创作《图兰朵》之初,就已给它打上了“中国风格”的印迹,以中国江浙地区的民间小调《茉莉花》的旋律作为贯穿歌剧的动机,还运用了一些“普契尼式”的中国风格的五声调式。这就使得其中的一些旋律有被融入京剧唱段的可能。我想这正是京剧作者选择它作为编创对象的主要原因,这足以表明作者的慧眼慧心。此外,歌剧唱段的主题音乐不仅在京剧交响乐伴奏中反复出现,而且被巧妙地融入到老生、旦角、花脸的唱腔中,听起来自然流畅,且京剧味道十足,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技术功底。从总体上看,作品风格灵动而又激越,磅礴而不失婉转,那辗转

回旋、刚柔相济的京剧韵律,与交响乐振奋人心的丰富音响完美结合,充分演绎了盛世中国的节日情怀。不可否认,这种尝试与创新是难能可贵的。

然而,艺术的融合并非植物的嫁接那么简单。外国人将京剧称为“北京 Opera”,说明京剧与歌剧在很多方面具有相通之处,但两者毕竟分别源自世界的东、西方,拥有各自的文化背景、表现方式、音乐特征、艺术思维等等,其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,如果盲目地“嫁接”,很可能导致不伦不类的结果。

如文章开篇所述,京剧《今夜无人入眠》让人心绪茫然,原因是作者犯了三大错误。首先,作者只考虑标题字意而选取《今夜无人入睡》这首咏叹调,忽视了作品的内在情绪与精神意蕴。在歌剧中,美丽的中国公主图兰朵以三条谜语招婿,鞑靼王子卡拉夫乔装打扮来应试,猜破了谜语,但图兰朵却不愿履行诺言。卡拉夫便与图兰朵立约,要她在第二天猜出他的真实姓名,不然,就要她履行之前的诺言。图兰朵找卡拉夫女仆探听,女仆为守秘而自杀。最后还是卡拉夫自己说明了身份。最终,图兰朵对卡拉夫肃然起敬,并心甘情愿嫁给他。《今夜无人入睡》是卡拉夫在要求图兰朵猜其身份的那一夜所唱。显然,卡拉夫的难以入睡是受内心的孤独、凄凉、焦虑以及渴望的煎熬所致。而京剧要表达的“今夜无人入眠”,却是源于普天同庆盛世年的狂欢,与歌剧表达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。如此这般地把一个是节日欢庆一个是男女恋情;一个是众人狂欢,一个是一人独想,一个洋溢喜庆一个蕴含幽怨,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一出京剧与一幕歌剧串联起来,让人不由得想到了植物的嫁接。苹果和梨嫁接,能再生出香甜的苹果梨;但若把苹果和核桃嫁接,虽然两者都是树状生长形态,但嫁接的结果是什么却无法想象。

其次,作者忽视了中国人音乐审美的一个重要特征,即对旋律音色的苛求。相对于西方多声部音乐而言,中国音乐具有单线条的特征。单线条音乐除了音高、节奏、强弱之外,尤其注重音色对音乐情绪的表达作用。从中国民族乐器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始终追求其独特的音色;京剧的青衣、老旦、老生、花脸各行当的主要区别在于音色等等都可说明这一特点。而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音乐作品,大都是充分发挥了某件乐器独特的演奏方法及其音色,如管子将《江河水》的悲切表现得淋漓尽致;二胡的演奏让《二泉映月》的凄凉直沁心脾;《十面埋伏》只能用琵琶来演奏;而《百鸟朝凤》也只有唢呐才能奏出那土气十足的“浪”劲,凡此总总,足可证明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尤其体现在对音色的敏感与追求。京剧《今夜无人入眠》的引子,作者安排由京胡用散节拍演奏歌剧《今夜无人入睡》的主题旋律,让人产生与普天同庆、节日狂欢完全不符的“悲凉凄婉”的情绪,是作者的一大败笔。

再次,京剧作者对综合艺术手段的运用也值得商榷。艺术的综合性,不仅仅限于各门艺术的有机综合,而是更加集中地体现在将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,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,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综合在一起,实现美学层次上的高度综合性,以扩展和丰富观众的审

美感受。然而,调动一切艺术手段,决不等同于大杂烩。京剧《今夜无人入眠》在京胡引子之后,于魁智演唱的散板好像是在探寻、捕捉着音乐的情感基调,只是在接下来的由管弦乐队演奏的主题变奏,才突显出欢庆的情绪。可是当伴舞演员用京剧的头饰、民族的服装、芭蕾的舞姿合力托出小品般的人物与表情时,本来隆重华美的艺术格调滋生出别样的味道。京剧与歌剧的借鉴与融合,岂一个“嫁接”了得!

三、京剧发展的“进”与“退”

当下京剧的窘迫有目共睹。京剧要走出困境,必须采取进与退两种战略。所谓进,就是在充分发扬传统京剧艺术精髓的前提下,广泛吸收其它艺术养分,与时俱进,焕发时代光彩。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另一种民族艺术——民族声乐的发展道路,从中或可得到启发。

建国初期,那些土生土长的民族歌唱家凭借他们亲切自然、真淳朴素的演唱,迷倒了亿万观众。改革开放三十年,也是中国声乐舞台风云变换、异军突起的时期。美声唱法,曾以“高雅”的姿态,以其扎实的唱功、华丽的表演、交响乐队的伴奏,尤其是其“洋”身份,而傲踞声乐舞台。郭兰英甜美的嗓音,王昆朴拙的演唱,才旦卓玛溜亮的歌喉都难抵一阵强似一阵的大风般的美声。在当时,博弈的对象主要集中在美声与通俗之间,但通俗唱法因生于大众而非精英的“劣势”让它深陷在能否“登大雅之堂”的纠结里。在经历了审美价值取向上的或“媚俗”或“附庸风雅”的一番挣扎后,国人终于体会到,音乐是人的精神需要,在节奏日益加快、竞争日趋激烈、压力逐日增大的现代生活中,一支发自心底的,简单、随意的通俗演唱聊可宽慰窘迫的心灵。两相比较,美声歌曲听不懂的歌词,够不着的唱法,说不清的情绪一时只能让人们作远距离的审美观望;而通俗歌曲以其真情、个性、时尚(时代感),在越来越多的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、不同身份的人群中传唱。这其间,民族声乐经历了短暂的低谷。

随后,专业院校借鉴美声的气息和共鸣等训练方法走出了一条“学院派”民族唱法的路子,并培养了一批“学院派”民族歌手,使民族声乐进入第二个高峰,与美声、通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。但是,这种一个标准的培养模式,不经意地造成了“千人一面”的局面。尽管后来不断有新歌、新人的出现,但闭上眼睛听却似一人在唱的状态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为此担忧。“原生态”就是在这样的焦灼中被发掘,它的出现有如一阵清新的风吹过、一汩清凛的泉流过,让久已厌倦了“学院派”甜美歌声的听众为之神清气爽。然而,不论“原生态”有多朴挚多自然,那“天籁”般的歌声有多美妙多醉人,但对于生活在喧嚣的都市中的人群而言,“天籁”太遥远,它只能带来片刻的现实真空与短暂的心灵宁静。与此同时,各种“民通唱法”与“民美唱法”也是应运而生,而新近出现的被谓之“神曲”的《忐忑》,无疑在民族声乐的创新发展之路上立起了一座里程碑。如今,民族声乐艺术正在走向多方探索、多元发展的道路。

京剧与民族声乐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。二十世纪前五十年,以四大名旦、四大老生为代表的艺术

流派异彩纷呈,其情形恰似民族声乐在建国初期的百花齐放;文革期间“样板戏”一枝独秀又形同民族声乐进程中“学院派”的独树标杆,两者都是在吸收了先进科学的养分后达到了相当高度的艺术水准。然而,高水准决不可就此立为标准。艺术的本质决定了个性与创新是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。与民族声乐在“学院派”的千人一面之后,多方寻求突破不同,京剧在“样板戏”之后,不仅停滞不前甚至开始倒退。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,要拯救“国粹”,单纯依靠政策的支持与媒体的宣传很可能让“拯救”、“振兴”成为一句口号;而守着“国粹”的招牌不求革新,很可能让京剧最终落得被抬入庙堂的命运。所以,充分发扬京剧艺术传统优势,广泛吸收其它艺术养分,繁荣创作,增强时代感,加强理论研究,是振兴与发展京剧的必由之路。京剧《今夜无人入眠》的作者为此做出了可贵的尝试,尽管作品尚有缺憾,但它毕竟是为京剧改革探寻新的思路。在创新与变革的时代呼唤下,京剧艺术独特的魅力会不会被慢慢丢弃呢?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发展战略:退。

京剧艺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,中华民族的子孙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。中国戏曲的程式化表演方式,既然能够跻身于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中,也足见其艺术成就和文化价值的不容忽视。无论是为了传承传统文化,还是为了珍存艺术瑰宝,我们都应该对传统京剧采取保护措施。在保护的过程中应该树立三种意识。

首先是精品意识。传统京剧剧目繁多,而只有经典剧目才能代表各个流派的特征与水平,也才称得上是传统京剧的精华。因此,保护传统京剧不能丢掉任何一个精品。其次是传承意识。京剧的保护不比文物的保护,它需要二度创作也就是表演,不断培养高水平的演员是保护传统京剧的关键。最后是观众意识。任何艺术都有它的受众主体;任何一门艺术也都有其相对的顶峰或低谷期。对传统京剧而言,无论是曾经的兴盛还是今日的萧条,其实都处在其生存发展的自然规律之中。所以,以中小学生步调一致地学京剧、唱京剧,每日必与《失空斩》、《打龙袍》等为伴的行政举措来拯救京剧,违背了艺术审美的自觉性与主体性规律。传统京剧如同文物,有些文物虽然没了使用价值,但总有收藏的人存在,哪怕真正懂得鉴赏的人寥若晨星。

京剧是民族艺术的瑰宝,重情重义的华夏子孙当然想要爱它、呵护它。但那些即便拂去尘土却依然老旧的唱段,难以激发今人听赏的热情与冲动。京剧唯有与时俱进,重新焕发生命光彩,才能让人不得不爱,也才能让人随性随情地自由哼唱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杨荫浏.中国古代音乐史稿(上下册)[M].北京:人民音乐出版社,1980.
- [2]陈应时,陈玲群.中国音乐简史[M].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3]胡立譚,邢艺.西方歌剧史[M].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2005(4).

【责任编辑 曹萌】